



法国思想家译丛

Voyous

无赖

[法] 雅克·德里达 著 汪堂家 李之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voyous

无 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赖/(法)德里达(Derrida,J.)著;汪堂家,李之喆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4

(法国思想家译丛)

ISBN 978-7-5327-5327-7

I. 无… II. ①德…②汪…③李… III. 德里达,J. —政治哲学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7453 号

Jacques Derrida

Voyous

Copyright © EDITIONS GALILEE 2003

图字:09-2005-313 号

无赖 [法]雅克·德里达/著 汪堂家 李之喆/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35,000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5327-7/B·326

定价: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T:021-56433744

前言：来吧

“最强者的理性总是最好的理性，我们马上会表明这一点。”

今天，在同样的传统中，什么样的政治叙事可以阐明神奇的道德呢？这种道德会像人们常常相信的那样教导我们武力“胜过”公理（le droit）^①吗？或者是另一回事：法律的概念以及法律上的理性本身，先天地包含了对约束、强制的可能手段，进而也包含了对某种暴力的可能手段？这后一种解释，可以说就是康德的解释，但它不必然代表强者的观点或弱者的观点。

首先，关于武力和法律这对概念，我们从何处得到这种远远先于拉封丹、博丹、霍布斯、格劳修斯、帕斯卡、卢梭和其他许多人（从柏拉图到施密特）的这一悠久传统呢？我们仍属于这种时刻变化但又不可动摇的谱系吗？在谈论武力之前，可以将正义归于法律吗？

是什么样的法律呢？谁是权利的主体呢？我们以法语“Qui de droit”表示“有……权利”的主体，“有……能力”的主体，或“有权利决定做……”的主体。但确切地说，谁有权利给予权利或者取得权利、被

给予权利来最终颁布或制定法律呢？谁有权最终中止法律呢？施密特对君主作了这样的定义：“君主是有权中止法律的人。”

两场报告^②在此似乎相互回应。它们或许相互呼应，好像厄科（Écho）^③本可以为说出言外之意而伪装着重重复那喀索斯（Narcisse）^④的最后一个音节，事实上，是为了在此记下她的名字，仿佛在不服从那至高无上的命令和挫败嫉妒女神的暴政时，为了重新主动地以负责的方式进行回应。厄科因此让那些想听的人，让那些喜欢听的人听到她的声音，那声音与她说出的东西似乎迥然不同。尽管它原原本本地重复了她刚刚听到的东西，可是另一种伪装渗入其中，致使她的回答超出了简单的重复。在重复着那喀索斯的“来吧”时，在形成那喀索斯话语的回声时，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说话，她表白她的爱，她第一次发出了呼唤。爱流淌在她的全身，从她的爱中流溢着那喀索斯的呼唤，她似乎仅仅在复制这种起伏不定的呼声。这是不对称的，仿佛永远不平等的呼应，是始终不同于彼此平等（政治的起源，民主的问题）的不

① le droit，德里达在多种意义上用这个词，在法文中，它既指“权利”，又指“法律”，也指“公正”。——译者

② 第一场报告，“最强者的理性（有没有无赖国家？）”，于2002年7月15日在瑟里西拉萨勒举行。由马莱组织和主持，在2002年7月9日至18日这10天中讨论的总标题是《将临的民主（围绕雅克·德里达展开）》。第二场报告，“未来启蒙的世界（例外、计算和主权）”，是在法语哲学协会联合会第二十九届大会的开幕式上作的报告，这次会议于2002年8月27日在尼斯大学举行。年会的总题目是《理性的将来，合理性的变化》。年会由托塞主持，于8月27日至9月1日举行。

关于这两场报告，为了遵从其限制和首要目的，原封不动地发表似乎更为恰当。因此，我们对报告的全部情形未作任何删节或修改：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听众，仅添加了一些页下注（第91、204—207页）。

③ Écho，希腊神话中的仙女，居于山林水泽中，她爱上了美少年那喀索斯，但遭到拒绝，最后她日渐憔悴，只剩下声音。——译者

④ Narcisse，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恋上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自沉而亡，并变为水仙花。——译者

平等的呼应。(如果说我很得意地在此坚持这些转变,那是因为这个著名的场景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将要到来的呼唤进行的。因为在无法预测和重复的交汇处,在这个地方,我们无法每次重新地、依次地、一劳永逸地看到尚未到来的东西到来。)“到来”(venir)这个词乃是本书最为持久的主题。那喀索斯说,“Veni!”(来吧!)。“来啦!”,厄科答道。她不假思索地独自答道。我们将重新了解(relire)后续的事情^①。

至少在此相得益彰的两篇讲演没有使彼此的对应悬而未决,仿佛被置之不理。这是将要到来的,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对应。

这两篇讲演相隔几周,其主题和问题相近,但针对迥然不同的听众,它们似乎把某种“未来的理性”(raison à venir)作为“将临的民主”(démocratie à venir)——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加以引用。

“理性”概念(实践理性或理论理性,伦理理性和司法理性,还有技术理性)，“民主”概念，“世界”概念，尤其是“事件”概念[“发生的

① “‘equis adest?’ et ‘adest’ 厄科答道。hic stupet, utque aciem partes dimittit in omnis, voce ‘veni!’ magna clamat; vocat illa vocantem.” (卷三,第379—382页)尽管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它每次在每种语言中要求重新发明一种幌子式(simulacre)的表达方式,我在稍加改变的情况下,引用了很多法语(J. Chamonard, Garnier-Flammariion, 1966年,第99页, G. Lafaye 和 J. Fabre, Budé, 1961年,第一卷,第81—82页)和英语(F. J. Miller, 剑桥,伦敦,企鹅丛书,1916—1984年,第一卷,第151页)的尝试。它们部分不符,但有时互补。

“‘这里没有人吗?’—‘有人’,厄科回答。惊愕的那喀索斯看着四周:‘过来’,他高声地叫着。厄科呼喊着重应他的呼喊,‘来啦’……”

“周围有人吗?”“我在,”厄科回应着。他环顾四周,充满惊愕。“来啦!”他高声叫喊。对于他的呼喊她大声回应。

“有人吗?”“有!”厄科回答。他十分惊讶,环顾四周,高喊“来!”她回应着他的呼喊。

事”(ce qui vient)和“前来的人”(qui vient)的到达或来临^①]在此属于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们无法在前言中对它们加以梳理。它们的某种交织无法形成一个“体系”，这种交织是此处运用的假设，它保持了不可改变的必然性。对它进行分析，是一个任务。最明显的引导线索之一，也是一个重大、紧迫和十分困难的问题，即主权的新-旧谜团，尤其是民族-国家主权的谜团——无论该国家是否是所谓的民主国家。

今天，科学技术、国际法、伦理-司法理性、政治实践、武力修辞等方面都发生了什么呢？当人们将主权(la souveraineté)这一概念和名义用于上述方面时，它们在遗产的力量和本体论-神学的虚构力量方面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少了正当性，那么它们会变成什么呢？

“政治”和“战争”(不管是世界性的战争还是非世界性的战争，国际的或国内的战争，甚至所谓的“游击战”)的主题会出现什么情形呢？当主权这一幽灵失去它的可信度时，“恐怖主义”(不管是国内的恐怖主义还是国际的恐怖主义)的主题又会出现什么情形呢？它会比人们经常认为的更久远，但今天以新的方式和新的节奏发生吗？

这一局面肯定不是由某个始于“2001年9月11日”的所谓的“重大事件”制造出来的，它甚至不是由这一事件揭示出来的，即使这些凶杀和这些自杀(还有很多其他的事件)将这一局面的前提和某种不可抗拒的后果经媒体进行了戏剧化的处理，即使这种媒体进行的戏剧化

① vient 在法语中是动词 venir 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有“来”、“发生”等意思，这里无法在翻译时兼顾两种意思。——译者

处理已经构建了上述事件的结构和可能性。

无赖(voyou)这个词在法语中已有一段历史。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无赖国家”(État voyou)这个概念一开始乃是对美国当局几十年来所谴责的“rogue State”的新近翻译。这一概念指的是在国际社会的法律和国际法义务面前不履行其国家责任,并愚弄法律、嘲笑法治国家^①的国家。

当我们质疑“世界化”——“全球化”(globalisation)一词令人生疑的最新翻译——造成的后果时,这个用语会因此占有某种优势。翻译的经验在此通过某种英语形式,将我们引向至少可以用两三个词来命名的问题(甚至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命名这个问题),即“美国问题”^②,“最强者的法则”(droit du plus fort)^③问题。是霸权吗?是最高权力吗?是帝国或帝国主义的新象征吗?是应该满足于使用这个词语还是在漫无方向的情况下寻求另外的东西?

与《无条件的大学》^④稍有不同的是,这两篇文章最终都提出了一种困难的或不够可靠的区分。我认为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又是重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我把它视为最后一根杠杆。关于理性和民

① 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把法治国家称为契约体系,这个体系既是逻辑的又是社会的。它规定,给予某种论证以主导地位,这种论证将难得的一致和有争议或冲突的结论提交给法律去裁决,事实上,它是把争论的主题提交给法律去裁决。国家理性总是服从于法治国家吗?主权本身属于法治国家吗?抑或它一直以特殊的方式,在它正在假装建立法治国家的时候,进行超越和背叛?这或许就是贯穿本书的问题类型。

② 考谬在他的“序言:抵抗事件”(为雅克·德里达的《不是不在场》所作的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将这个“美国”方面的难题令人赞赏地重新提出,重新思考并以新颖的方式加以形式化,这项工作涉及它与近40年来人们所说的“那个”“解构”的关系。

③ 德里达故意让我们同时从不同意义上理解这个术语,但翻译时无法同时照顾到它的多重意义。——译者

④ 伽利略出版社,2001年。

主,关于民主的理性,事实上需要尝试将“主权”(在原则上是不可分的)与“无条件性”分开。两者如同绝对自身一样,绝对地避免一切相对主义。这是它们的类同之处。但通过本书所关注的某种经验,更宽泛地讲,通过本身会受到到来的人或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受到未来的他者的影响的经验,先天地要求某种对主权的无条件的放弃,甚至在做出一个决定之前也要如此。

这样的分配也假定我们既要想到一个必然渺无际涯的事件的无法预见性,想到他者独一无二的到来,也要因此想到一种衰弱的力量。这种衰弱的力量,这种没有权力的力量,无条件地暴露于到来的人(事)和将要影响它的人之前。这种事件的到来超越了控制的条件和人们所说的“述行语”的约定俗成的权威。它也因此超出了对“述愿语”(constatif)和“述行语”(performatif)的有用区分,而没有质疑这样做的某种恰当性。与之相伴的是其他相互关联的区分,它们始于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对科学和技术的区分。

这两次报告的观点再一次类似于一种弥赛亚式的信仰行为——非宗教的和非弥赛亚主义的。这样的观点不是“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在它最终的康德主义基础上的基督教)中,而毋宁是通过 khôra^①的另一种命名而发出回响。这种对柏拉图《蒂迈欧篇》的重新解释已经把 khôra(它表示一般地点、间距、间隔)命名为

① 请大家允许我在此参考另几本著作,这些著作在《Khôra》《没有名称》和《激情》(伽利略出版社,1993年)之后,为我开辟了道路,在此尤其要参考《马克思的幽灵们》(伽利略出版社,1993年),《友爱的政治学》(伽利略出版社,1994年),《信仰和知识》(载《宗教》[1996],瑟伊出版社,《多重立场》,2000年),《给予死亡》(伽利略出版社,1999年)。

另一个没有时代的地点,另一种“发-生”(avoir-lieu^①),一个“沙漠中的沙漠”的不可替代的场所或间距,在世界“之前”、宇宙“之前”或地球“之前”的间距,在所有时间-现象学、所有启示、所有“像那样”和所有“好像”、所有教条和所有人类学神学的历史性“之前”的间距。

使之发生的东西,即使不提供任何土壤和基础,恰恰就是 khôra。它会引起人们所称的事件的来临——尽管它从来不提供什么。与其说 Khôra 是给予,不如说它在接受。另外,柏拉图将它描述为一个“集中地”。即使它“首先”前来,它也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它不属于替代它的东西,它没有成为它的一部分,它也不来自其中,它没有成为他物或他人,它没有提供别的什么,它产生。这就是 Khôra:在“世界”之前,在创造之前,在天赋和存在之前就存在的 Khôra——也许在任何“有”(像 es gibt)之前就“有”的 Khôra。

从这样的思想我们无疑不能推断出任何政治、任何道德和任何法律。当然,我们不能以此做什么。我们与它毫无干系。但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思想在诸如政治、道德或未来的法律中没有给那个待做的事情留下任何痕迹吗?

对于它,或许,对于在此接受 khôra 之名的东西,有一种诉求这样呼唤着:呼唤对未来事件的思索,对未来民主的思索,对未来理性的思索。这种呼唤肯定承载着所有的希望,但它本身本质上没有希望。这并不是绝望,而是对目的、对期待和对拯救的 salut(致意)感到生疏。

① avoir-lieu,字面意思是“有位置”。——译者

不是对向他者致意感到生疏,不是对“再见”(平静地“来”或“去”)感到生疏,不是对正义感到生疏,而是不同于、不服从于并且无法归结于权利、权力、赎罪的经济方式(économie)。

目 录

前言:来吧	001
最强者的理性(有无赖国家吗?)	001
1. 自由的轮子	010
2. 放荡与自由:诡诈之人	028
3. 民主的他者,轮流:选择和更迭	039
4. 统治与公制	056
5. 自由、平等、博爱,或如何不详加 说明	074
6. 我就是那个无赖	083
7. 上帝,什么是不该说的? 以未来的 何种语言说呢?	093
8. 最后的无赖国家 “民主”, 两轮的开放	103
9. 更多或没有无赖	127
10. 发送	143

未来的启蒙“世界”(例外、计算和主权)

155

1. 目的论和建筑术:事件的中性化 159

2. 达到国家的目的(以及战争的目的 和世界战争的目的) 190

最强者的理性(有无赖国家吗?)

我想象着以简单的形式,以非常简略的词语(une phrase très elliptique)(在 ellipse 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①)来形容某一封令我们期待的信件(envoi)。ellipse 不仅仅表示缺乏,也表示具有多个焦点的椭圆形。我们已经处于“不及”^②和“过”^③之间。

处于“不及”和“过”之间的民主可能与这种人们称之为 ellipse 的修辞有着某种根本联系。我收到了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信息,内容如下:

“将临的民主:它需要提供尚不存在的时间。”

如果我一开始不再次表示我的感谢,我敢说,我就有一些“无赖”,甚至“诡诈”的味道了。

可以肯定,这是再一次,但对于我,再一次永远是新的,每一次都以全新的方式出现,再一次就是第一次,永远作为第一次。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永远作为第一次。

在瑟里西,在与此相似的时刻,在见证从未重复过的重复时,我以

急切的心情和从未有过的敏锐方式感到有必要思考人们称之为“次”的谜一样的东西,思考每一次“回复”(re-tour)、环绕(le tour)、塔(la tour)、圆圈(les tours)这样一些回转的东西,思考永恒轮回的原因,它存在于朝生暮死的、具有蜉蝣般不可否定的有限性中。

或许今天我仅仅是围绕这些 tours(塔楼、圆圈)打转,依次地、不断轮回地打转。

你们可能认为,如果我一开始不向自己所获得的东西表达无尽的谢意,表达我意识到的那无限的感激之情,我就不仅是“不通情理”(voyou),而且是一个十足的“无赖”了。

但是,我要重申,如果我借口人情债无穷无尽,借口恩惠难报,就在诸位面前,在到这个城堡中欢迎我的所有人面前不有所表示,那我就又有点不近人情了。从1959年算起,前后至少有40年,是的,前后相加有4个10年。

我分享了40多年,因此,分享了4个10年,更不用说另一个40多年[先是“起源和结构”讨论会——1959年,我应莫里斯·德康迪亚克的邀请参加,在此我要向他表示敬意,我后来还参加了有关“尼采”、“蓬日”、“利奥塔”、“日奈”、“西克苏”的讨论会]。我一共参加了这么多会议。

40多年,两个40多年,这就是一个成人的寿命。年轮转动,年复一年。除了感谢、认识和了解外,我无法说明这个奇迹般的运气,尤其

① ellipse 在法语中有两个基本意义,一是椭圆,二是简略。——译者

② 直译为“少于一”。——译者

③ 直译为“多于一”。——译者